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九十二則 蜘蛛食卷

話說山東兗州府巨野縣鄭鳴華，家道殷富，生子名一桂，姿容俊雅，因父擇配太嚴，年長十八，尚未聘娶。其對門杜預修家，有一女名季蘭，性淑有貌，因預修後妻茅氏欲主嫁與外姪茅必興，預修不肯，以致延到十八歲亦未許人。鄭一桂觀見其貌，千方百計得與通情。季蘭年長知事，心亦歡喜，每夜潛開豬門引一桂入宿，將次半載，兩家父母頗知之。季蘭後母茅氏在家吵鬧，遂關防甚密。然季蘭有心向一桂，怎能防得。一日，茅氏往外公家去，季蘭在門首立候一桂，約他夜來。其夜，一桂復往。季蘭道：「我與你相通半載，已懷了二個月身孕，你可央媒來議婚，諒我父亦肯。但繼母在家，必然阻擋，今乘她往外公家去，明日千萬留心。此事成則姻緣可久，不然妾為你死矣。縱有他人來娶我，妾既事君，決不改節於他人。」鄭一桂欣然應諾。至次日五更，季蘭仍送一桂從豬門出去。

適有屠戶蕭升早起宰豬，正撞見了，心下忖道：必是一桂與預修之女有通，故從他豬門而出。蕭升亦從豬門挨入，果見女子在偏門邊倚立。蕭升向前逼她求歡。季蘭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敢這等膽大！」蕭升道：「你養得一桂，獨養不得我？」季蘭哄道：「彼要娶我，故私來先議。若他不娶，則日後從你無妨。」

即抽身走入房去，鎖住了門。蕭升只得走出，心中焦躁，想道：「彼戀一桂後生，怎肯從我？不如明日殺了一桂，使她絕望，諒季蘭必得到手。」次日，一桂稟知於父要娶季蘭。鄭鳴華道：「幾多媒來議豪家女子，我也不納，今娶此不正之女為媳，非但辱我門風，抑且被人取笑。」一桂見父不允，憂悶無聊，至夜靜後又往季蘭家。行到豬門邊，被蕭升突出拔刀殺之，並無人見。次日，鄭鳴華見於被殺，不勝痛傷，只疑是杜預修所殺，遂赴縣具告。

本縣宋知縣拘問。鄭鳴華道：「亡兒一桂與伊女季蘭有奸，伊女囑我兒娶她，我不肯允，其夜遂被殺。」杜預修道：「我女與一桂姦情有無，我並不知。縱求嫁不允，有女豈無嫁處，必須強配？就是他是不允親事，有何大仇遂至殺他？此皆是虛砌之詞，望老爺詳察。」宋知縣問季蘭道：「有無姦情？是誰殺他，惟你知之，從實說來。」季蘭道：「先是一桂千般調戲，因而苟合，他先許娶我，後來我願嫁他，皆出真心，曾對天立誓，來往已將半載。殺死之故不知，是誰，妾實不知。」宋知縣道：「你通姦半載，父親知道，因而殺之是真。」遂將杜預修夾起，再三不肯認，又將季蘭上了夾棍。季蘭心想：一桂真心愛我，他今已死，幸我懷孕三月，倘得生男，則一桂有後；若受刑傷胎，我生亦是枉然。遂屈招道：「一桂是我殺的。」宋知縣道：「一桂是你情人，偏忍殺他？」季蘭道：「他未曾娶我，故此殺了。」宋知縣道：「你在室未嫁，則兩意投合，情同親夫。始焉以室女通姦，終焉以妻子殺夫，淫狠兩兼，合應抵償。」鄭鳴華、杜預修皆信為真。再過六個月，生下一男。鳴華因無子，此乃是他親孫，領出養之，保護甚殷。

過了半年，包公巡行到府，夜觀杜季蘭一案之卷，忽見一大蜘蛛從樑上墜下，食了卷中幾字，復又上去，包公心下疑異。次日，即審這樁事。杜季蘭道：「妾與鄭一桂私通，情真意密，怎肯殺他？只為懷胎三月，恐受刑傷胎，故屈招認；其實一桂非妾所殺，亦不干妾父的事，必外人因什故殺之，使妾枉屈抵命。」包公道：「你更與他人有情否？」季蘭道：「只是一桂，更無他。」包公心疑蜘蛛食卷之事，意必有姓朱者殺之，不然乃是宋知縣問枉了。乃道：「你門首上下幾家，更有甚人，可歷報名來！」鳴華歷報上數十名，皆無姓朱者，只內一人名蕭升。包公心疑蜘蛛一名蛸蛛，莫非就是此人？再問道：「蕭升做何生理？」答言：「宰豬。」包公心喜道：豬與蛛音相同，是此人必矣。乃令鳴華同公差去拿蕭升來作干證。公差到蕭升家道：「鄭一桂那一起人命事，包爺喚你。」蕭升忽然迷亂道：「罷了！當初是我錯殺你，今日該當抵命。」公差喝道：「只要你做干證！」蕭升乃驚悟道：「我分明見一桂向我索命，卻是公差。此是他冤魂來了，我同你去認罪便是。」鄭鳴華方知其子乃是蕭升所殺，即同公差鎮押到官。蕭升一一招認道：「我因早起宰豬，見季蘭送一桂出門，我便去奸季蘭，她說要嫁一桂，不肯從我。次夜因將一桂殺之，要圖季蘭到手。不料今日露出情由，情願償命，再無他說。」

包公明判道：審得鄭一桂係季蘭之情夫，杜季蘭是一桂之表子，往來半載，三月懷胎，圖結良緣，百世偕老。陡為蕭升所遇，便起分奸之謀，恨季蘭之不從，遇一桂而暗刺。前官罔稽實跡，誤擬季蘭於典刑。今日訪得真情，合斷蕭升以償命。

餘人省發，正犯收監。當時季蘭稟道：「妾蒙老爺神見，死中得生，犬馬之報，願在來世。但妾身雖許鄭郎，奈未過門，今兒子已在他家，妾願鄭郎父母收留人家，終身侍奉，誓不改嫁，以贖前私奔之丑。」鄭鳴華道：「日前亡兒已欲聘娶，我嫌你私通非貞淑之女，故此不允；今日有拒蕭升之節，又有願守制之心，我當收留，撫養孫兒。」包公即判季蘭歸鄭門侍奉公姑。後寡守孤子鄭思椿，年十九登進士第，官至兩淮運使，封贈母杜氏為太夫人。鄭鳴華以擇婦過嚴，致子以姦淫見殺；杜預修以後妻掣肘，致女以私通招禍。此二人皆可為人父母之戒。